

886

2247.43
E39e10
5

二月河

文集

乾隆皇帝



A0978037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乾隆皇帝(1、2、3、4、5、6 卷)/二月河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二月河文集·卷十二·乾隆皇帝·云暗凤阙)

ISBN 7-5354-2103-2

I. 乾…

II. 二…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4994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韩 敏 责任校对:朱久山

封面设计:方隆昌 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文字六〇三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07.125 插页:36

版次: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字数:2460 千字 印数:18 001—28 000 套

ISBN 7-5354-2103-2/I·1604 定价:144.00 元(套·六本简精装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本册定价:22.00 元

第一回 骄大帅骄入崇文关 悍家奴悍拒返谈店

时值隆冬，零星星的冷雨不甚大，但仍阴得很重。浓云低低地压在天空下，一块块一团团或青或灰或绛红或黯紫，像说不上名目的一群怪兽在轻霭霾雾间互相挤压重叠沉浮升降，冷得浸骨的雨星星点点洒落下来，打得池塘里的残荷一片沙沙作响，满是潦水的官道已和道边渠塘海子几乎连成一片汪洋，朔风催送着愁波涟漪，远瞭霰雾凄迷，近处微波粼粼拍岸，残芦败苇菅草枯茅都在不胜凄凉地瑟缩抖动。驿道边色泽斑斓的柿树白杨，沉甸甸直垂到地的杨柳，枝叶躯干都湿漉漉的，一阵哨风掠过，五颜六色的叶片不甘寂寞地顺风一扬，又无可奈何地纷纷坠落，浸入驿道车辙的湿泥寒水之中。

刚过申牌时分，一队轱辘车沿西南蜿蜒向北的驿道疾驰，直趋北京紫禁城南的崇文门。车队共是十一辆，一辆轿车，十辆骡车。骡车全都是一色栗壳漆打底，清油桐油挂面，大蘑菇头铁钉轮面，车厢封得严严实实用油布包裹着，不知里边装的是什么事，还用大铁钩钉钉着加了封条。夹车队二十几个戈什哈一律披米黄油衣骑马随行，马蹄踏得泥花四溅，佩刀马刺碰得丁当作响。打头的轿车更是豪华，乌银钹金丝饰轡，景泰蓝圆帽包头，黑羊皮条纳象眼绿呢车围，万字云头泥金线帷子下面镶一圈红呢——俗称所谓“红围子车”，三品以下官员不得使用这个式样儿——不消说得，这车里坐的必是贵人了。其实再细心一点，就

能看见车辕前插遮阳撑伞的槽口旁还有一面明黄镶边宝蓝色小旗，杆上写着一行小字：

钦命两广总督太子太保李

不用问便知是当今乾隆驾前一等一的能员干吏李侍尧。只是那旗打湿了，时舒时卷地牵在杆上，怒马如龙车行如风间一晃而过，道旁行人根本无法细辨。一片声响的马蹄踏水声，鞭响车驰夹着戈什哈的吆喝唱道声热闹得淆乱，给这肃杀荒寒的京郊平添出一份喧嚣，沿城根的居民都惊动了，躲雨消寒的人们都探头伸脖子往外瞧。那赶轿车的戈什哈越发来神儿，一手执鞭在空中绕着，一手扶着铜手闸，身子微斜前倾，满是雪珠汗水的头半昂着，“扑”地打个响鞭，兴奋地喊道：

“嘿！崇文门！制台爷——崇文门到了！”

他用鞭梢扫了一下拉梢的骡子斥骂道：“日你姥姥的，梢绳弯得弓一样儿了！吃料时候儿你妈的头拱着尽拣精料吃，做活儿时没你！妈的——使劲！”接着，“啪”的又一鞭，那拉梢骡子一惊，四蹄猛蹬使劲往前窜，车轮子在一块小石头上颠了一下。车身微微一个仄颤，惊动了正在凝神看邸报的李侍尧。李侍尧放下邸报，摘下老花镜，一手撑着平金软棉垫套子，一手撩开“红围子”帷，果见沉黑苍暗的天穹下灰蒙蒙矗着的崇文门，高大灰暗的城墙横亘东西，雉堞上墙面上斑驳陆离黯红的苔藓，被销蚀风化了的墙面都看得清晰，东一片西一块癞痢头似的十分难看，他呼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见万岁爷了……小吴子，咱们且不进城，叫人知会一声崇文门关上，就说我奉旨见驾，派几个人来把车洗刷一下，还要派人去禀军机处一声儿，看看西下涯子宅邸预备好没有。就这城外头打个尖，回去就不用再吃饭了。去

吧!”

“扎!”那叫小吴子的响亮答应一声,一手轻轻扳动铜闸,那车已缓缓停下,他腾身跳到车下,招呼跟上来的戈什哈,“老胡老马,你两个搀制台下车,先到那边茶铺子里歇着——老爷,您搓把脸再下车,外头风大,贼冷的,小心着凉了!”说着叭叭叭叭跑去了。

李侍尧没有搓脸,也不等戈什哈搀扶已倏地跳下车来,鹿皮油靴立刻半浸在水里,脚底下透心泛上凉来,从暖烘烘的轿车里乍出来,稀疏冰冷的雨点打在脸上,迎面扑来的风把袍子撩起老高,浑身一个抖擞激灵,倒觉比气闷污浊的车厢里精神一振。觉得又有几点雨珠落在脸上脖子里,李侍尧才抹一把脸,冲崇文门一个微笑,点点头,大步向城脚下一排店铺走去,一头走一头大声吩咐:“轮班儿过来吃饭!狗崽子们——累不累?”连赶车的戈什哈共有三十多个,都已列队待命,听这一问,哄然一笑七嘴八舌说道:“标下们不累!”“大人走好,泥地儿滑溜得紧!”“累是不累,一路不吃酒,嘴里淡出鸟来,请大人赏碗酒喝!”李侍尧正走,站住了脚,偏着头略一思索,笑道:“差使没有交割不吃酒!京里我府里埋着二十几坛子卧龙老烧头锅,今晚刨出来给弟兄们解馋!胡麻子——带这些囚攘的进茶馆,每人一份儿点心,不再吃饭了……我晚间有事,就进这边饭馆胡乱吃几口了,咱们进城!”

“是啰!大人您先吃!”老胡远远兴高采烈答应着,带人进了茶馆。这边饭店老板早迎了出来,满脸堆下笑来,顺身儿一个哈腰打下千儿:“给制台爷请安!咱们蔡家老酒馆跟爷有缘分,爷出京时候儿咱店给爷饯行,如今八抬大轿奉旨还京,还是老蔡家给爷接风!您老回这天子脚下,这就进军机处,这就宣麻拜相,日后飞黄腾达,二十年太平宰相是稳稳当当的!”

李侍尧听得扑哧一笑，看了看店门上匾额说道：“我打潞河驿离京，这里是崇文门！你他娘的倒会瞎奉迎！你这店名字也怪，叫什么不好，叫个‘返谈老店’——这里头有什么说头？”说着进店，借着门窗透进来的光看时，是明三暗六一座大座厅，外间瞧着不起眼，窗低门面小，里头装潢却别具风格，三间大厅客座，偏东一间打通了后院厨房，北四西二和大厅相接暗房雅座，一色用桑皮纸裱糊洁净，四匝悬着十几幅名人字画，有写“屈醒陶醉随斟酌，春韭秋莼入品题”的，有写“韩愈送穷，刘伶醉酒”“江淹作赋，王粲登楼”、“看曲槛紫红，檐牙飞翠”“有三秋桂子，十里荷花”……纸色有新有旧，笔调风致不一。最醒目的一副中堂联却是集唐诗联，极精神的一笔颜体，写道：

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

蔡老板见李侍尧凑近了眼看题跋，忙打火燃烛过来，笑着解说：“这是高江村（高士奇）老相国当年进京住的小店。当时我爷爷夜来做梦，祖爷爷说‘明儿有贵人来，小心侍候’，我爷爷见高相爷虽说穿得叫化子似的，精神气儿里带着的贵重，管吃管喝不要钱住了三天，高爷一高兴，临走写了这幅字儿留下。不瞞爷说，后来我爷和人纷争闹出人命下大狱，家里人带这字当凭据去见高相爷，康熙老佛爷听高相一句话，免勾！可不是神佛有灵，我祖上的福祉不是？爷说离京是潞河驿不假，那边‘蔡记老店’也是我家的，当时我还在那边，现今我兄弟掌着那边门面，您老人家跟前说句打嘴的话，熊赐履老相国，张廷玉老相国，庄士恭、王文韶这些有名的状元，前头李又玠、李巨来、勒六爷这些制台，还有您，谁没住过我们店呢？”

“这么着说，”李侍尧莞尔笑道，“你这店真占了龙虎地儿

了！”蔡老板一眼见李侍尧的两个跟班亲兵进来，掇凳子沏茶命伙计“掌灯——这二位军爷这边桌子坐——”赔笑给李侍尧布菜，口不停说道：“这是缘分，是咱们祖上有德占的坟头冒青气儿！爷先用一口笋片再吃酒，这几个小菜是小的孝敬您老人家的——积德积福神佛自然佑护，那真是加减乘除一丝不爽！您瞧这崇文门外鬼市街，名字多不吉利呐，应试举人老爷都不愿住这，家家客栈都空着多半房，只有我家返谈店，一夜一钱二人争着住，这块辟邪，出进士出状元！”说着招呼，“给二位军爷上菜，军爷们不用酒，红焖鸡条子肉上满海碗！”

“哎——来了，军爷们请！”一个伙计腰围水裙肩搭毛巾，在后院高声答应着托一个条盘大步出来，雪白的馒头两海碗鸡肉热香四溢墩放在桌子上，两个戈什哈都喜得眉开眼笑，听李侍尧说声“你们别拘束，随便吃”，各自便伸箸淋淋漓漓夹肉送口。李侍尧只一笑，转脸又问蔡老板：“你既说人都争着住你的店，我怎么瞧着这么冷清的？”蔡老板看一眼风雨如晦的外间，笑道：“爷，您明鉴！我这店东院都住满了的，都是公车举人，雅人想事儿就愣和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儿。这个天儿，还要结伴儿游西山，爷别看这会子点灯，那是天阴得重！平日晴天，日头还不落山，鬼市还不到上市时分呢！”

李侍尧一边吃，有一搭没一搭和蔡掌柜的闲话，听得外头泥水脚步声近来，知道是小吴子回来了。他放下箸转脸看，小吴子已经进门，身后还跟着个瘦小伶俐的年轻人，料是崇文门关上的，只看了他一眼，问小吴子道：“怎么去这么久，关上没有人么？”

“回制台话，”小吴子冻得吸溜鼻子，哈腰赔笑道，“今儿天下雨，眼见要过冬至，所以早早儿就封关了。标下跟留守的书办说了半日，他们才去叫了管关的刘三爷来。三爷，您当面回我们

爷的话!”李侍尧这才认真打量这位“三爷”，干筋绷瘦的矮个子，橄榄脑袋两头尖，秃得发亮，鹰钩鼻子扫帚眉配着一脸麻子，两只椒豆眼不住眨巴闪烁，穿一身酱色市布夹袍，腰束得细细的，哈腰立着，脚下一拧一动，一望可知是个泼皮。这样的东西，也配在自己跟前亮“三爷”，李侍尧一咧嘴几乎要笑出来。因问道：“你是关上总监刘三爷？”

那叫“刘三爷”的也在偷偷打量李侍尧。这位名震天下的总督他还是第一次见，没想到也是个不足五尺高的精瘦汉子，年纪在五十四五之间，疙瘩眉毛黑豆眼，鬓边还有二寸来长一块刀疤。一般的鹰钩鼻子，一般的满脸麻子，穿一身宝蓝宁绸夹袍套着酱色小羊皮披风毛坎肩跷足坐着，一条腿抖一只脚拧摆，仿佛浑身机簧消息儿一按就动的个角色，一条又黑又粗的辫子六合一统帽儿压着拖到脑后，几乎搭到地面，不用问是假辫子。他嘴一咧几乎也要笑，心说“换换衣服咱俩半斤八两”，口中却笑道：“这是爷取笑，折煞了小的草料！”说着极漂亮地打个千儿下去，“小的刘全给制台爷请安！刘全——京城里守号人都叫我刘三秃子！”

“哦，刘全——是《刘全进瓜》戏上那个名字？”

“回爷的话，是！戏里刘全是忠臣孝子，小的也是！”

“好！”李侍尧笑道，“只是你这脑袋，再顶个大南瓜，阎王老子近视眼儿，准问‘底下那是什么瓜？’”一句话说得几个人都笑，李侍尧又问：“虽说要过节，也不是甚的要紧节气。京畿关防朝廷有制度，内务府有规矩，怎么都撂下差使，这么早回家高乐子，这成话么？”

他起先笑着说，刘全折腰笑听，至此已带了质问口气，刘全忙敛容道：“这关上差使没人敢怠慢。爷知道这关上都是内务府的旗下人，各人都有主子。主子家过节得回府里请安，这是历

来定的规矩。就是小人，也不是回自己家，方才这位吴爷是到西直门和爷府叫我来的。小人也知道责任重大，断不敢玩忽的！嗯——呢呐！”说完有棱有角干净利索又给李侍尧打一躬。

李侍尧想想，刘全的话也真无可挑剔，沉下了脸，不耐烦地一摆手道：“你既来了就成！立刻开关放行，我要赶快进城！”不料话音刚落，刘全一仰身子回道：“大人要进城没说的，不过车子上的货要验关缴税。留下他们看货，明儿卯时开关，小的亲自把货送到府上。”李侍尧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这不是私货，是广州海关上的厘金，还有孝敬太后老佛爷的几件东西，验什么，又收的哪门子税？开关！”

“爷要进城只管走，放货进城小的不敢！无论厘金税金，只要带财物进城一律征税，这是奉旨的事！”

“厘金本就是国税，你崇文门敢征国税的税？”

“小的放肆！这是关上历年规矩，从来过往官员，就是王爷，也得验关缴税放行——嗯——呢呐！”

李侍尧已铁青了脸，浓云布满了额头，鬓边刀疤连着筋绷得老高，一抽一动的煞是可怖，疙瘩眉压下来，眯缝着的眼睛里闪着凶狠的光，声音变得低沉嘶哑：“我——要是不让你验货呢？”

“小的端碗吃饭，没法子的事。”在李侍尧的威压下，刘全身上颤了一下，怯懦地看了李侍尧一眼，旋即恢复了平静，语气中却加了小心，“今儿眼见天已经黑了，又下雨。大人宁耐在城外头歇一宿，容我回去禀明我们和老爷，明儿大人和他说清白，一句话的事！”

话说至此，双方都毫无容让余地。此刻在茶馆吃茶的军汉们都已集在返谈店外候命，他们空着肚子喝茶，一个个早已饿得饥火中烧，见这秃子和他们“大帅”一递一句斗口，早已大不耐烦，围在门口盯着屋里乱口高叫：

“大帅别理这王八蛋屎皮癩子！咱们自己弄开城门楼子自己走路！”

“这个囚攘的真不识抬举，天上掉下个脸愣是不要！”

“把他缚起，把他缚起！嘿！这兔崽子，就这么拴驴橛子似的站着和我们大人斗口！”

“妈的，老子进去把他蛋蛋儿阉了，看他是验不验？”

“小子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“真的不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！”

……一片嚷嚷嘈杂不堪，附近几家店铺的人都惊动了，只是天已黄昏色暗，风凉泥水大，出来看热闹的人不多。李侍尧一摆手止住了戈什哈们叫闹吵嚷，喝道：“这里是北京，不是广州！都退回去听我的令！”转向对刘全说道，“他们跟我出兵放马，打出来的丘八，说话口没遮拦，你别见怪。”刘全却仍是一脸嬉笑，晃头晃脸的满不在乎，回道：“他们是痞子，小的也是痞子，痞子碰痞子，弟兄比鸡巴一尿样儿！这个么，小的最没脾气了——”“你甬跟我嬉皮笑脸。”李侍尧一口打断了他的话，“就是户部尚书来，他也得给我放行！海关厘金就装着五车，这城外头怎么关防？出了丁点差错，和珅有几个人头？”

“爷为这个担心？”刘全一听就笑了，“无碍的！税关的关丁就驻在对面那排营房里，就怕有的银子验关，不及进城，我们和爷特地请丰台大营调来一哨人马，关上供应维持关防。就这返谈店，老蔡家支应这种差使不知多少次，从没有出过闪失的——老蔡！”他突然冲老板叫了一声。

“哎，三爷，有什么吩咐？”蔡老板早已听得懵懂看得吃怔了，身子一哆嗦哈腰道：“侍候着您呐！”

“把东院住客迁到后院，”刘全半个主子似的吩咐道，“给李

爷腾出东院上房，货车都推院子里。里头由李爷的亲兵看管。外头我去安置关防，把这条街都护住了！”又哈腰对李侍尧赔笑道，“这么着可成？”

李侍尧阴着脸没有言声，刘全如此处置其实没有什么差错。但今夜不能进城他无论如何都觉得是扫了自己的面子。今晚被挡在北京城外苦等一夜，就为明日让和坤验货抽税开关放人！这件事怎么想都别扭，让人受不得。他觑着眼轻蔑地看着刘全：这么个油头滑脑的瘪三，给我的马弁当跟班也觉得蹩脚，居然在自己跟前没上没下跳跟指挥！就是和坤他也略知一二，不过是军机大臣阿桂张家口练兵时候一个跟班儿的大头兵，自己每到军机处，每每见他提着个大茶壶，满口“者者是是”，满脸带笑容，逢人便请安，看座儿就倒茶……这么个角色，几年间抖起来，就有了如今这副嘴脸！他看着刘全那副不阴不阳干笑着的脸，蓦地生出一个念头，很想就这么劈面一掌掴将去打他个满脸花……

李侍尧思量着，冷冷一笑说道：“我不认得你，和坤么，早先见过几面，现在升到四品官，就这么拿大的？既这么着也好——你回城去禀告你们和大爷，就说下官李侍尧在此奉命专候进城……”“不敢不敢……”刘全忙笑道：“大人取笑了——和爷就说来关上亲自迎候大人的，实在是和亲王五爷召见，分身不得，这头的事又不敢坏了规矩，只好请爷委屈一夜……这都是我做下人的难处，大人略体恤些儿，就是周全我的草料了……”李侍尧听听这话还算入耳，透了一口粗气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不吃了，我已经饱了——告诉和坤，明日皇上要接见我，今晚阿桂在府里等我说差使，叫他看着办！”说罢又吩咐：“叫弟兄们过来，东院里把车安置好，店里弄大锅饭先垫垫饥。我们就在这泡着等姓和的。”说罢抽身去了。老板等一众人忙都随了去。

店里只剩下刘全一个人发愣，他还在掂掇李侍尧方才那番话

的分量。他心里十分清亮，李侍尧不是个好惹的角色。当年入试贡院，因试卷里错把“翁仲”写作“仲翁”，恰逢乾隆巡视春闱，检出考卷指正谬误，钦命“罚去山西作判通”。在山西又遇当朝“第一宣力大臣”国舅宰相傅恒带兵打白莲教飘高徒众，自告奋勇出谋划策奇兵奔袭黑查山大获全胜，一举廓清晋陕两省造反徒众。天子门生加上宰相全力扶掖，富贵逼上来挡都挡不住。直升道台又直升户部侍郎，治理云南铜矿又兼管了安徽铜矿，出任安徽布政使旋又擢升广西巡抚，到一处一处政声鹊起，升官升得遍官场目瞪口呆。乾隆屡次明诏表彰“各省督抚中最为出色”，与雍正朝名臣李卫比较，“有其野不失其斯文，有其粗而无其俗，治安理财军政民政可用无疑”。一般的将军总督，惟独他赏穿黄马褂再加双眼孔雀翎子，谁也没比！——但今晚自己拼全力侍候，还是招惹了这主儿。一头和珅，一头李侍尧都是红得紫头萝卜似的，哪个抬抬脚都比自己头高，挤在了夹板缝儿里这可怎么好？左右思量难以两全，他“啪”地自扇一个耳光，一跺脚出店回城。

蔡老板在东院安置好李侍尧上房里歇了，连后店做饭的厨子都叫过来，帮着把车拉进院，卸套苦油布喂牲口。怕冷，又给李侍尧屋里生火点了炭盆子，打了满满一澡盆热水，看着把肉包子粉汤送到各屋，哈腰赔笑进上房禀道：“制台爷，这店池水之地，就这模样，委屈您老人家了。小的料着和大人今晚必定来见您的。您要没别的吩咐，小的前店里也得照应一下。这院里原来住着几个孝廉老爷，这辰光怕也快回来了，人家不在挪了房子，得赶着巴结赔不是……”

“那也没什么打紧，大不了少收他们房钱就是了，我这头自然补着赏了你。”李侍尧脸色已经不那么难看，似乎有什么心事，坐在炕沿上双脚泡在热水盆里对搓着出神，一笑问道：“你怎么

知道和坤必定来见我？”蔡老板笑道：“京里京外谁不知道，傅老相爷在外头出兵放马，尹元长相爷病重，军机处只剩了阿桂相爷和纪晓岚相爷，是傅相上折子请旨让制台爷进军机处料理政务。您要升相国老爷和大人不能不知道。刘三秃——刘爷这么一折腾，他更得来弥缝一下了！和爷，那是天下第一伶俐人，如今又得了圣眷，将来同朝为官天天厮见，断断不肯开罪您老人家的。”李侍尧略一顿，点头笑道：“你信息灵动，好长耳朵！去吧——你私自给人挪房搬行李，自然也得去举人老爷那儿‘弥缝’一下了。”

“爷圣明！”蔡老板笑得两眼眯成一条线，“那也是万不能得罪的，今日是举人，明日不定就是进士、状元，后日许就是宰相！遍天下开店的不愿接他们这些主儿，就为他们身份位置儿不定不明，谁晓得人家日后做什么官呢？有些穷老爷吃了住了一抹嘴就走，要钱就瞪眼，孝廉老爷就像——我说句打嘴的行话——出了名儿的婊子，难侍候！”

李侍尧听得哈哈大笑：“出了名的婊子，名妓——好！还有‘身份位置不定不明’，这是‘妾身未分明’，小老婆！哈哈哈哈哈……说得好！”摆手喘着笑道，“去吧……去侍候婊子们吧！”

天已经完全黑下来，隔窗只能看见外间影影绰绰的房屋高低错落，像在暗中窜伏跳跃不定的怪兽倏往倏来，郊外阴寒的风一阵紧一阵慢，发出微微的吆呼声在檐际墙头回流鼓荡，房顶上的承尘和窗纸都像活物一样忽翕忽张，两枝蜡烛也随风舞蹈时明时暗，越显得屋里静寂温暖。李侍尧洗了澡，只散穿一件绛红绵里夹袍、散趿一双软拖鞋，适意地在屋里踱着步子，他要理一理思路，明日见乾隆皇帝，皇上会问什么事，又该怎么回奏。

一件是收成，是必问的。珠江今年发洪水，冲了四个县，全省减产一成，有十万难民要赈济安置。离开广州前他早已处置停

当，每户拨银一两半，各地建了粥棚，难民入冬前都住进椰树窝棚。广东地气温暖，再不至过冬冻死人，但一是柴草不足，要用钱从邻省买，二是湿气太大，春暖要防瘟疫，药材须得预备足了，才不至临时手忙脚乱。二件是天理会教匪韦春生在罗定聚众造反，盘踞大云雾山，自己亲自督师进剿救平，四千匪众溃散被俘，韦春生逃亡梧州，中途落入预设包围，生擒押赴广州……

这是皇上最关心的，虽然早有奏折详明陈说，见面恐怕还得详说。这里头有个分寸把握的事，说得小了不见功劳，说得贼势浩大，又要追究地方失政责任，已经有人诤告他“误杀良民”，都察院御史王平，翰林院编修稽横已经联名弹了一本“贼匪人不过千，而剿杀四倍此数，是以良实百姓首级贪邀朝廷功赏，贼下而欺上，蠹国而害民，该督丧心病狂至于此极！”皇上虽已驳了这弹劾折子，自己恐怕还要有所解说……还有广东天主教传教建教堂，地方百姓擅自入教的事，吸食鸦片的也越来越多，查禁东印度公司运烟趸船的事……纷纷如麻尽入心头，忽然心头一热，想起阿桂给自己的信“皇上有心令兄入值军机，以裨益政务”……任军机大臣参赞机枢，位极人臣，这固是殊恩殊荣，但若不是傅恒在缅甸身染沉痾，尹继善病在垂危，这大的好事一时也落不到自己头上——太高兴了，立刻就会招来皇上厌憎。“轻狂”二字足可断送如花似锦前程……思量着，他已有点意马心猿。听见房顶屋瓦上沙沙一片响，才回过神来，命站在堂房门口的小吴子道：“吴世雄，雨大了，再去看看车上苫的油布，有的物件不能着雨淋。”

“扎！”

吴世雄答应一声转身跨门出来，立刻惊喜地叫道：“大帅，是雪，是小雪珠子！我跟大帅去广东，六年没见过雪啦！哈哈……真是希罕巴物儿，落到嘴里还他妈甜丝丝的……”东厢里

的戈什哈们有的久不见雪天，有的是广东人根本没见过雪，也都出院来，高兴得乱叫：

“又见着雪天儿了！”

“啧啧，到手里就化了，瞧不清模样……”

“要在广州，这会子还热得冲凉呢！”

“少见多怪！碎米似的，有什么好玩的！”

“回屋回屋！失惊打怪的，小心大帅生气！”

“孩子气！”

李侍尧只一笑，没有制止众人。他对军士们满口粗话，其实他自己却是进士底子锦心绣口，也极喜爱雪的，也想出院里张开两臂嬉闹。但如今眼见拜相，要讲究城府闷深气度雍容，略一怔，返转身来回里间半躺在炕上，掏出怀表看才刚刚儿到戌初时牌，一手曲肱而枕，一手把着纪昀新增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游目浏览……恍惚迷离间，忽然西院前店一阵人声嘈杂，有笑声有骂声，似乎还夹着蔡老板的解说声，李侍尧放下书坐起身来。吴世雄见惊动了，忙道：“敢怕是那群举子游西山回来了。爷只管安卧，我去叫他们安静些儿！”李侍尧笑道：“你也无非狐假虎威吓唬秀才。左右我也睡不安，出前店走走——你们只管看牢我们的车就是。”说着便披大氅，因外头天冷气寒，又换一双乌拉草统履蹬上，漫步逛到西院前店来。

回来的举人有二十几个，有的锦袍皮坎肩，有的寻常市布袍褂，有的寒酸得袍褂补丁连缀，一个个冻得青头萝卜似的，吸溜鼻涕的，统手抱肩跺脚的什么怪相都有，七嘴八舌闹着要热汤暖身子，要“赶紧上饭”，还有要“烫热热的酒来”，有几个举人指着老板鼻子唾沫四溅问：“凭什么搬我的东西换我的房？哪有你这样开店的？！”那老板掬得一脸都是笑花，双手抱揖团团周拜一句话一弯腰：“列位老爷！别说你们都是天上文曲星，今科春

闹一个个都要连登黄甲，天安门楼子底下御街夸官，就是寻常挑脚伙来住店，也都是小的衣食父母，怎么敢怠慢呢……”他解说着，李侍尧听“都是文曲星”不禁一笑，就墙角一个桌边坐下。一个伙计忙就捧上茶来，李侍尧啜了一口，听老板说道：“东院几位爷换房子也要千万体恤。官家临时征用，小的哪敢违拗呢？天地良心，姓蔡的要是希图银子故意儿委屈各位，叫我子孙男盗女娼！千差万错阴差阳错总之列位爷大人大量一笑了之的罢！这么着，各位回房歇着，热水正在烧，饭也立马就成，今晚饭钱店钱一概不收，算小的孝敬各位老爷的一点心意——我还希图着各位春风得意，高发了再来小店赏小的银子呢！”

那群举人原本不依不饶，听见不收钱，已是神气转了和缓，有的笑有的骂洋徉徜散去回了后店。只留下四五个举人，看样子是原在东院住着的，等着伙计领到新住处。老板仍旧一说话一打躬：“曹爷吴爷惠爷马爷方爷，嘻……你们换住西院东厢房。且请先回房，小的稍待备酒给爷们消寒。嘿嘿……”李侍尧打量这几个人时，年纪仿佛约可都在二十四五岁上下，一色都是黑市布马褂，袍子或灰或蓝或米黄或靛青各不一样，一个个俱都器宇轩昂举止安详稳重，却都不理会坐在角落里的李侍尧，自顾揖让说话。

“今晚本说曹弟做东请客，这店主硬挡横儿要代做东，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曹弟，今个诗会你占鳌头，年纪你又最小，又是浙江望族子弟，得这个彩头，高第是必定了的！”站在门口的高个子举人操一口江浙话，笑着对中间一个瘦矮瓜子脸年轻人说笑着，又道：“我们要照依牌头的啦！”那姓曹的年轻人未及答话，身边靠西窗一个胖子说道：“阿拉今个西山一游，白相得快活，吴兄的诗，兄弟乡居时就拜读过，今天屈就第二，小弟至今不服，嗯——岚气绰约绕重峰，晚枫回波映绛云——西山秋气一

笔揽尽！”他话没说完，北边饭桌旁立着的一个国字脸笑道：“兄弟还是觉得曹锡宝的诗好——丹心不耐西风冷，绛云出岫绕峦回。霾笼苍碧掩古道，怅望关河伤心翠——这份沉郁隽永耐人寻味，耐人咀嚼！”“马祥祖评得不公，吴省钦评得不公，惠同济评得也不公！”站在胖子旁边一个圆团脸举人尖着嗓门道：“曹锡宝的诗颓唐、吴省钦的诗小气，你们的诗我都不敢恭维。”“那该是你方令诚的最好了。”惠同济笑道：“嗯——今日游西山，天气大老寒。我要穿薄点，感冒准吐痰——多好的诗呐！”

一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，坐在旁边的李侍尧也不禁暗地吞声一呛。却见方令诚大大咧咧笑着道：“回房多气闷呐！我们就这里说话得趣儿——老板，我们喝茶等饭——诸位兄弟怎么连童子诗都忘了咧？‘天子重英豪，文章教尔曹’——文章八股挣功名，一捆一掌血，一捆一掌血，那叫实惠！”说话间，伙计已经端着茶来，老板一边布茶一边笑说：“小的要说列位爷又笑小的吹牛了。当年高藩台——高凤梧老大人住我店，他是几科都没有发迹的。这次遇了贾士芳贾神仙，他问功名，贾神仙说‘明儿东厕里去看’。有个促狭鬼夜里到东厕，用笔在墙上写了个‘不中’。高爷第二日起早去看，谁知他暗中乱画，笔划不连，写的竟是‘一个中’！可见功名有天意、有夙因、有祖德，并不全在文章上头论高低的。话又说回来，列位爷一个个天庭饱满地颊方圆山根正土星亮，五个人准占满五魁！小人敢打保票的！”一番话说得众人都点头微笑，老板又过来给李侍尧续茶，却听吴省钦道：“蔡家的这话我信。功名的事谁说得定呢？还要看主考的脾胃，房师的缘分。今年主考不是纪大军机就是阿桂爷，听说皇上调了广东李制台进京也不定就主持三十九年春闹。今年的题，难揣摩！”

李侍尧一直闲坐微笑着听，原本要起身回房去的，听说到自